

長不大的外孫女

在多倫多的外孫女，今年六月滿三十歲，她本來應該高興自己長大，但相反她臉上卻有幾分愁雲。

人生在線
延靜

外孫女生於北京，上學也在北京，我們照顧她到十一歲。她爸媽早就去了加拿大，她長大後幾乎每天要找「媽媽」，加之我們年紀也大了，體力跟不上，只好讓她去了多倫多，與爸媽團聚。

回憶照顧她的幾年，趣事不斷，至今難忘。她三歲的時候，我們帶着她去公園，臨近中午，我們問她「午飯吃什麼」，她毫不猶疑地說「去飯館吃麵條」。附近有個餐館，我們為她要了一碗西紅柿瀨麵，她吃得很香，還說「天

天吃麵條我也不膩」。一旁的食客聽了笑起來。

還有一次，她五歲的時候，我們帶她去鞋店，準備給她買一雙鞋。但當我們和服務員說話的功夫，她一個人就試起鞋來。試了一雙又一雙，滿意後對姥姥說：「這雙很好看，也很合適，就怕我的腳長大。」買鞋的人聽了笑個不停。

還有一次，媽媽駕車，帶我們和外孫女去旅遊。聊天中，不知怎麼說起退休的事，外孫女似懂非懂。我們說，退休後我們可以領退休金，這時外孫女插嘴：「媽媽，我也提前退休吧！」其實那時她剛是一個小學生。

這次三十歲生日那天，外孫女吃着媽媽特別為她做的蛋糕，卻流出了眼淚，她說：「我不願長大，我想再過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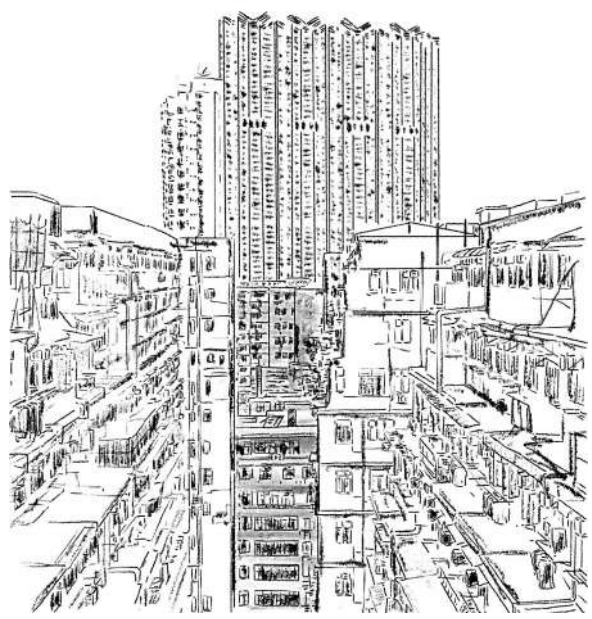
十幾歲。」

外孫女是在多倫多上的中學，多倫多大學電力工程專業畢業後當了分析師，現在多倫多一個最大的電氣公司工作，幹得不錯。

人總是要經過幼年、青年、中年，慢慢走向老年，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。但孩子總有幾分幼稚，在老一輩人的眼中，孩子永遠長不大。也許這正是他們的可愛之處。

時地人
梁貝爾

遠遠近近的人戶，
層層疊疊的風景。



吃茶去

柏林禪寺是座古寺，言之為東漢末年起寺，應該是中國最古老的禪寺之一。

柏林禪寺在唐代是一處規模宏大的觀音院，前殿後堂，朝暉夕陰，香煙氤氳，經聲陣陣。從禪師德高望重，遠近寺院的僧人都來柏林寺修行。有僧遠途而來，請教從禪師佛道；從禪師問道，此前來此問否？僧答：未至。師曰：「吃茶去！」又有一僧跋涉千里而至，從禪師亦問：「之前來此問否？」僧答道：「來過！」從禪師依然答道：「吃茶去！」後院主不明白，沒到此吃茶去，到此亦吃茶去，此理何在？為何只是吃茶去？從禪師喚其至，其不解而問其中奧秘，從禪師依然那句，一字未改：「吃茶去！」觀音院曾多次被毀，但從禪師的教誨：吃茶去！卻代代相傳。

據說佛教傳入中國後，直到禪宗的誕生才完成了佛教的中國化，而禪宗的確立，也是茶入佛教的始祖。

禪宗講究修身養性，心性本淨，即心即佛；禪宗認為茶能養神修身，茶能安心靜性；茶能益思助憶，茶能淡定歸一。因此茶逐漸成為佛門必修課，「吃茶去」成為佛家修身養性，清淨本性的修行法，也是佛教中國化的一個重要標誌。進佛門，朝拜後，淨坐於堂前殿後，慢慢飲一杯寺中之茶，確實有一種丹田淡定，五臟清爽之感。佛中茶，僧人所敬茶，不可不吃，常吃常新。從禪師的「吃茶去」充滿哲理，三個字卻是一篇滿滿的哲學文章。趙樸初先生曾感嘆「吃茶去」：「七碗受至味，一壺得真趣。空持百千偈，不如吃茶去。」再看啟功先生的「吃茶去」：「今古形

殊義不差，古稱茶苦近稱茶。趙州法語吃茶去，三字千金百世誇。」如果還體會不到「吃茶去」的含義、韻味、道理、哲學，那就二話別說，「吃茶去。」

據說蘇軾曾因「吃茶」有感自題一副對聯。「坐，請坐，請上座；」下聯

「茶，敬茶，敬香茶。」言蘇軾有一次遊完莫干山，曾到半山腰的一座寺廟小息。和尚見其衣着簡樸，是來討茶叨勞的，就冷冰冰地只說一個字：「坐！」又吩咐：「茶！」蘇軾入座後，並不嫌棄，與和尚交談。和尚感到來人談吐不凡，講佛竟然也頭頭是道，馬上請蘇軾入大殿進後堂，擺下椅子請蘇軾：「請坐！」又吩咐：「敬茶！」待他得知來者便是蘇子瞻時趕忙起身，把蘇軾請到一間靜雅的客廳，恭敬有加地說：「請上座！」又吩咐：「敬香茶！」這才引起蘇軾的一副高對。能修煉成「吃茶去」也需要幾十年的佛家功夫。

後來踏訪莫干山這座老寺，方知也冤枉這位老僧。莫干山當殿老僧亦有「面壁十年」之功，絕非世態炎涼之人。見客匆匆入寺，一眼能定「乾坤」；人乏苦累乾渴，此時只需坐，甚至坐也不坐，只需茶水，飲且痛飲、連飲、長飲，飲完即行，生計所迫；無暇端於上座，慢斟、靜聞、細品、賞香，蘇軾雖衣着平常，但與眾不同，四平八穩，不急不躁，坐是端坐；飲是慢飲，細流入口；端茶是雙手，放杯是輕放；觀其茶後有言，茶後有暇，茶後有教，故引而入室，再奉新茶。老和尚言之有理，佛門深似海。

（《說茶》之一）

閒話煙雨
白頭翁

植物的治癒

連續三天，白天最高溫度攝氏三十二、二十八、二十五度。坐在庭院裏，太陽曬在脊背上，把筋骨都烤軟了，酥酥得令人昏昏欲睡。正說着：這可能是今年最後的暖陽了。霜降當天，秋風瑟瑟，氣溫立馬降至攝氏十四度。院內落葉一會兒就鋪滿一層，風筒吹掃把掃，一邊吹掃一邊葉落，吹不盡，掃不盡。陽光晴好，天空澄澈，但空氣清寒，始終烘不暖。果然秋深冬近了。

君子玉言
小杏

院外的楓香樹，葉色黃轉紅，果實墜墜。拍照時，才發現相鄰那棵樹的果實非常眼熟，居然也是楓香果！居然這棵也是楓香樹！相距不過數十步，身形、身高都不相上下，彷彿孿生，樹冠卻是一棵蒼翠蔥綠、樹還是樹，另一棵紅葉滿枝、樹成了花，果實也是一棵尚嫩呈綠色，一棵已熟變黑（中藥「路路通」）。

同樣兩棵樹，長成了兩個季節，貌似兩個樹種。一棵搶戲成了街頭和路人眼裏的當紅主角，一棵慢半拍仍然大眾綠成了背景板——當中，只差一道窄窄的藍天。

僅有的差別，不過是方位上一個東南角、一個正南望西，竟然把活生生的人騙得傻傻的。

最大的魔術師，是陽光。百子蓮開過花後捧出一枝枝又大又圓的小傘，如同娃娃頭，掛滿輕扁的黑色種子，莖杆細長，頭重腳輕的樣子。幾天後，莖杆自動彎折，圓傘垂到地上，種子灑落——聰明的花兒就這樣完成了播種。旁邊，一朵蒲公英傘花完美，準備起飛遠行……

街道兩側，到處「最是橙黃橘綠時」，三角梅、夾竹桃、藍雪花熱烈的依然熱烈，文雅的依然文雅，性格都潑辣皮實。突然間姹紫嫣紅的是那些樹，紅的紅、黃的黃，街區一角悄悄濃烈起來。車子開過，如在畫廊。

偶然在大廠園區發現新物種，開白花，墜滿楊梅一般的果子，綠果黃果紅果，一串一串，色澤鮮艷、層次分明。上網查，說是「草莓樹」，「果實好



◀兩棵楓香樹，一棵紅似火，一棵綠如夏。

作者供圖

看，異常難吃」。沒敢觸碰，不知難吃到什麼程度，但是真好看，特好看。

草坪新種的草長出了半寸小苗，但纖細單薄。之前小鳥、松鼠每天來偷吃草籽，現在只有松鼠來禍禍，平整的草坪踩得滿地腳印，清清爽爽的mulch挖得亂糟糟，剛栽下的天竺葵被扒出來——只為埋牠採來的松果，昨天埋好今天又來挖，守財奴似的清點一番。多番驅趕交涉，牠已知道人好欺負，一點不怕，明明人坐在庭院，牠就在籬笆上竄來竄去呱呱叫。有時還大咧咧跑到亭子裏跑跳，大尾巴甩來甩去，相當招搖。就因為松鼠來禍禍植物，對牠的喜愛變成「討厭」了。

花重金買了一千粒翠菊種子，比米粒還小，恨不得呼口氣就吹跑了。用雞蛋托培土育苗，每天一點點滴式澆水。一周後小種子萌生出了小苗，也是幼小如米。小苗一天一樣，三十個小窩都長齊了，待長大一點就可移至花盆了。

植物無聲，卻潑辣辣有着驚人的生命力。不期然的一瞥，常給人驚鴻一瞥的歡喜。若是專注留意，雖然等待生命的成長感覺緩慢，然而每天一芽一葉的萌新，讓人充滿期待想像。

生命這個東西，有無限的可能性，無數的活法，沒有標準答案。只要擁有水土光風肥五大要素，不管為枯為積，總是活得燕瘦環肥，自在鬆弛，每棵花草都有自己美美的樣子。

馮驥才先生寫過一篇文章，他在陽

台上搭了一座木屋，栽了些綠植，常春藤、綠蘿、田七之類……最初是想把它作為書房，不料坐在裏邊竟寫不出東西來。「白天，陽光進來一曬，沒有塗油漆的松木的味道濃濃地冒出來，與植物的清香混在一起，一種享受生活的慾望被強烈地誘惑出來。」「在這樣的被各種美迷亂了心智的房子裏怎麼寫作呢？」馮先生沒在這房裏寫過一行字，每有「寫」的慾望，仍然回到原先的書房伏案。不時提着水壺過來給綠植澆水。

在馮先生的「寵溺」下，花草自由自在、毫無約束地瘋長，甚至有新生的綠蔓從喝水杯的杯柄中穿過。書房變花房，引得兩隻小麻雀以為這裏是一片天然樹叢，從敞着的窗子飛進來，快樂地鳴唱起來。一下子，大自然野性的氣質撲面而來。

馮先生「開始認識到這間從不用來寫作的房間非凡的意義。雖然我不在這裏寫作，但它卻是我寫作的一部分。放下筆坐在這裏所享受的反倒是一種理想。」

之前提到劉墉先生也是放任植物瘋長並享受其中。我倒是一心盼着庭院裏這些植物瘋長，可是除了藍花茄，其他長勢都不瘋，反而自己瘋忙，樂此不疲……

人作為生物鏈頂端，何以被植物治癒？內心平和，就可看見植物之美之韌之自由。最好的治癒系，是自己。



▶位於河北省的柏林禪寺。

這位父親走到兒子床前，見到兒子睡着，眼淚默默地流下來。這個並不是一般人期待的溫馨畫面，父親並沒有因為孩子睡得安穩而欣慰，發出微笑；相反，他對於安靜地躺着，動也不動的人，心裏悲痛。

當我讀着他第十三封公開信，讀到他交代自己在兒子病床前，不能控制情緒時，我的心情不住下沉。幾個月前當舞蹈員的年輕人在工作時被巨型屏幕擊中，只是一秒鐘，本來手腳靈活的人從此動彈不得，大家心裏有數，這不是暫時的情況，而是無法彌補的創傷，一生一世。

傷者的父母立刻從國外趕回來照顧兒子，這位年過半百的男人，從此背負重擔。

把孩子扛在肩上，是不少父親與兒子的玩樂活動；只是這位頭髮花白的父親，早已經抱不動兒子。也許他現在仍然有足夠體力推動輪椅，可是他可以把兒子從床上搬下來嗎？他還有能力當兒子的腿、背着他走來走去嗎？兒子連指頭也動不了，需要貼身照顧，除了父母，有誰願意義無反顧地全心全意待在他身邊守護？面對人類無法避免的衰老，最終是死亡，他擔心自己離世後兒子的

生活。他曾經在公開信中坦白預告自己將會帶着遺憾和難過離開這個世界。

他每天到醫院看顧兒子，陪伴接受治療，與醫生開會，蒐集醫療資料，提供實際支援。他利用這次彼此都靜下來的機會，跟兒子談心，互相了解。他離開醫院時會用雙手撫摸兒子的臉頰，用不着難為情。這番溝通增進父子感情，只是代價太高。

為了支持兒子，他剃去頭髮，（可能傷者因為接受手術而剃頭）堅持尋求意外真相。這不是儀式，而是表明心意堅決，是承諾和提醒。他更加代入兒子的處境，以求理解兒子的痛苦。他躺着，禁止自己移動身體，不多久就要放棄。原來失去活動能力是這種滋味。透過這個失敗的實驗，他更加痛心疾首。

男人除了背負兒子的擔子，還要扶持妻子。

他很少向大眾交代妻子的情況，拒絕利用女人的眼淚博取同情，爭取輿論聲援。他似乎只是提到她為兒子和兒子女朋友煮粥，生活瑣事，像閒話家常，無關痛癢。他把妻子藏在後方，由自己面對公眾。可以想像，夜半無人，二人私語，丈夫聆聽妻子的心底話，安慰妻

子，極力堅持站穩。他明白，要是自己倒下，枕邊人就撐不下去。

這位父親還要顧及兒子女友的心理狀態。

女孩年輕，沒有經歷過惡風巨浪，面對突如其來的打擊，她不知所措。她在網絡社交平台上抒發心情，竟然招致批評，指責她發放負面情緒。這些人未能雪中送炭，卻往別人傷口上灑鹽巴。

父親明白女朋友是兒子生存的動力，感激她放下一切，為愛人付出。一個人背起三個人的苦楚，加上自己一份，太沉重了。他甚至惦記其他傷者和舞蹈員，在自己艱難的時候，這是何等慷慨。

他追求一份公正的調查報告，找出事件起因，辨別出負責人，這是合情、合理和合法的要求，只是等着等着，他仍然失望。於是，還有一個包袱壓在他身上，那就是鏗而不捨追究底這項工作。

兒子生日，有心人組織應援活動，父母到廣告燈箱前拍照，這不是鼓勵崇拜偶像；他們到應援場地寫心意卡，不是為了宣傳，吸引人注意。一切行為，純粹是撫慰兒子的心靈。能

力範圍內的，都做到了。

人，還可以做什麼？

這次生日應援活動，有一萬人參加。我相信當中絕大部分人都並非當事人朋友，陌生人扶老攜幼，排隊逾一小時進入會場寫祝福語，出於人與人同類之間一份情誼，毫無利益瓜葛，最為純淨。現場有人認出夫婦倆，上前送上問候和關懷，人間有情。哪怕只是一丁點兒，希望真摯的情意能夠為父親沖淡一點傷痛，向乾涸的嘴唇點上一滴涼水。

日前傷者的「粉絲」邀請夫婦聚會，以表達對舞蹈老師的關心，互相安慰。各人心情沉重，其間父親哭了。經過三個月，他再忍不住眼淚，願不得所謂男人的尊嚴，拋開「男兒有淚不輕彈」這類桎梏人情的老話，在人前流露真情。性格再堅強，也有受不了的時候。

他的肩頭仍然給大山壓着，沒有人為他分擔重擔；事實上，沒有人有資格負上這個責任，因為他是父親，是一個無可替代的重要角色。

但願他身體健康，大家一直掛掛這個家庭。

父愛如山

HK人與事
文秉懿